廣弘明集卷第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典

辯惑篇第二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為幻偽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猶謹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攝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老難備叙至於李叟稱道發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寔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闡東夏道學尒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寰海紫俗信度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為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章厭祝斯言

孟浪無足可稱方欲陵佛而跨法僧
矯俗而為尊極通鑒達識者自絕生常
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
循子所說伯陽為尹而傳是則述而
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
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輙引類翻
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
老子代代為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
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
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聃道書多
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讓之常言惡
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
無不擬儀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
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
五戒十善曽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
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
至如楊雄太玄迢然居異抱樸論道
邈尒開權莊惠之流可為名作南華
近出亦是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客取
漢徹之号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
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
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
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叙

長迷淪迷除嬈繁委何得略之又序
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
詭信為難辯自師故四不壞淨信
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正之
域餘則初除輕毛隨風揚扇不進沐
木雖磨不磷是以辯惑履正關於悟
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哲明之德自
住流震亘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
統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
昭彰之形言為虛指夫以輪迴生死
隨業往還係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
傳識所以遂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
下眷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書
生涯不窮禹文既化黃能漢王變為
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
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
之倫安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
之高執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
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誑經
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魂之説
經敘故身之務昭穆有序祖禰重親
追遠慎終由來之同御踐霜興感列
代之彝倫安有指鄉所生專存諸已

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
已論今重昌顯固須鑽校名理尋討
經論卷部五千成經回閑義通八藏
妙識宗歸若斯博諳事絕迴惑竊以
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
升沉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
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
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
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
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
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
事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
譏嫌時俗通汙佛法咸被湮埋故周
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胤惟獯
狁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
行殲殄誠無足怪今跡括列代編而
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尒

梁弘明集辯惑篇目錄

牟融辯惑　亡名正誣論
宗炳難何承天白黑論
何承天達性論顏延之難
釋道恒釋駮論　張融門律周顒難
釋玄光辯惑論　劉勰滅惑論

李淼難不現佛形論 釋洪 明荅
蕭子良釋疑惑書
唐廣弘明集辯惑篇摠目
魏陳思王辯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叙道及評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周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周甄鸞笑道論 周高祖廢二教詔
周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周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周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唐傅弈上廢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異九迷論 并荅
唐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 并表啓
唐沙門釋明槩上立法事
唐李師政內德論
晉戴安釋疑并姚主釋疑論 及外國荅 往反十首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

廣弘明集辯惑篇第二之一 卷五

辯道論 [illegible]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秘書監孫盛安國

老子疑問反訊 晉孫盛

均聖論 齊常侍沈約 陶隱居難二辭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傅說上
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
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鈎弋
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
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
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
誠能抑嗜慾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
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
無情慾可忍无耳目可闔然猶枯槁
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
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
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
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
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
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
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
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

使以不鑒諡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

山文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陽死
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
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喩乎夫至神
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遊震雷冬
發時變則物動炁移而事應彼仲君
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
蟲無乃大㤋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
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
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
術儉善辟穀悉号三百歲本所以集
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
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
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
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
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
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
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
說仙人者黨猱玃之屬与世人得道
化為仙人乎夫雀入海為蛤雉入海
為蜃當其俳佪其翼差池其羽猶自
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与黿
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

娛乎而顧爲足夫所惘納虛妄之詞
信聽惑之說隆礼以招弗巨傾産以
供虛末散王爵以榮之淸閑館以居
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殁於沙丘
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
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强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
者半之虛用者殁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
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
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
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
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
嗟翫以爲至道宗極也遂製轉讀七
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
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
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
括道源精究仙録詐妄尤甚故著論
以詳云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晉孫盛安國

須獲閑居復中所詠仰先哲之玄微
考大賢之靈蹤詳觀風流究覽行止
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

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遥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尒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吉凶豫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群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學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互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

耳案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
駢拇枝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
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尋斯言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
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不非實言也何
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
帝以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
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
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
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
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遷怒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
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
不以導養為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
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丕
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
左大雅搢紳幸祛其弊或又不達老
聃輕舉之言為欲著訓戎狄宣導殊
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
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
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

鞘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曾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為矯時流遁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道之為物惟怳與忽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因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為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晉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夫

徼始要終覩妙知者達人之鑒也既
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百
慮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百
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
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
之為善斯不善已
咸以為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
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
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
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
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
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
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為善非善所美
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
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
人不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
敢為
又曰絕學無憂唯之与阿相去幾何
善之与惡相去何若　下章云善人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
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咸以為民

尚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
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
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
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
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
又曰吾將以為教父原斯談也未為
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
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
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
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
者也
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
盛以為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
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曰解哉則維
昭任衆師錫疋夫則敺然授禪豈非
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
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昌狂
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
若是乎余固以為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為一繩
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
是謂忽恍
下章云道之為物惟恍烏忽忽兮恍

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豈二 [illegible]
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
者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上章執者
失之為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
論乎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
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
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
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輙
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
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
聖者為是何聖之迹乎即如其言聖
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
滅不同吾誰適從
絕仁弃義民復孝慈
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
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
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
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
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
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

教所誅不假高唱矣 唐弘明集卷第五 第十五張 由
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
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
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
鴟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
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
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
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煞父鄭伯盜
鄶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
李掊擊煞根毀駮正訓何異疾盜賊
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弃嘉穀乎
後之談者雖曲為其義辯而釋之莫
不艱屯於絕聖困躓於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
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
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
即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
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
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
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
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
之德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之道衆好

之必深焉果惡之必深焉既不以知
多為顯亦不以知少為貴誨誘綽綽
理中自然何為老聃之言同日而語
其優劣哉
礼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
務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礼樂非玄勝
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
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
論豈不知狀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
直欲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
悅非注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羿
其弊矣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
為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
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
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
哉老氏之言皆数於六經矣寧復有
所優之侯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
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至於虛
誕譎恠儌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
擿擿不經之奇詞也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 [illegible]
善復為妖
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
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
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
所未能通也盛字安國仕晉為給事
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素而以史籍為
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
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
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
之流故知為尹述書乃祖承有據揔
子云老子就涓子學九仙之術尋乎
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
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伺
所位曲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
例孔丘等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
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並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
故智用有漸頓也咸叙老非大賢取
其閑放自牧不能無濟於天下坐觀
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壞死於扶風
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聖論　　齊沈約休文
廣弘明集卷五　第十[illegible]張　典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邈無
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
至若大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
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尒
來宅其中毫端之泛鉅海方斯非譬
然則有此天地以來猶一念也我之
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大虛
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惟謂
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耶世
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
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
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
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
塗密迩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
之夏殷以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
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
揔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思部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
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
字胡華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
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
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

會歸導其旨要寧與西夷之樂同日
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
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宍食皮
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宍非皮死
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
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
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
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
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
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
粒食業腹充虛非宍可飽則全命減
殺於事彌多自此以降矜護日廣春
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
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
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宍草木斬伐有時麛
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佃不燎原釣
而不綱弋不射宿宍食蠶衣皆須耆
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
支又開其一也逮乎酣醟于酒婬迷
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
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
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

亘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善道
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
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
或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
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刳剔周公孔
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
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鎮軍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
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
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
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遣蓋由斯法
宜隱燧人火粒變腥為熟蓋佛教之
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
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
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
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
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
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刧未審前佛
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
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
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部無夫

子自以華礼興敎何宜乃說夷法故
歎中國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
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
裔亦畜迹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
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
賓久與上國殊絕襄周以後時或有
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九
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
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
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敎闡揚斯法必
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
時致通閡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
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
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
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煞肉食之時煞
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敎萌於大
慈神力不有所蹟乎若粳粮未播煞
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
何法為敎此敎之萌起在何佛無四
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獸受對更
重首輕未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

有時者盖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
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
非謂內楊凉方意在緣報觀迹或似
論情頓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
得是均以不出中參差難用頓悟謹
脩以諸洗願具啓諸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
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
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
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
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
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
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
恒星不見為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
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
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
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
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
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
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日
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
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
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

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
云明星出時隨地方行七步初無星辰
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
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
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
六國記注繁畜曾無一槩育王立塔
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
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
何得未有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
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
四夷亦良有別意荅曰弘教次第前
論已詳不復重辯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
四裔亦畜迹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
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
罽賔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
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寓內止是
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
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
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
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
礙非關運有起伏也荅曰本以西域
路遠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

非謂其塗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
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
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硋各有
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
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群生何幸假使
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煞
肉食之時煞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
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粳
粮未播煞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
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
何佛無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煞害
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
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
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
而可恃虐非謂內惕亰方意在緣報
覩迹或以論情顛乖不審於內外兩
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叅差難
用頓悟謹循以諮洗顯具啓諸蔽
答曰民資宍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
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
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

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
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
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
煞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
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
戮之戒戮輕故後被訓記之道次第
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
請息重辯若必以擇教乖方域之理
外典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廣弘明集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